

高原的春天

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47.7

高原的春天

•

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

西藏新华书店发行

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12月拉萨第1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70·27

定 价：0.25元

目 录

笔和箭·····	黎 愚 (1)
警 觉·····	辛继哲 (20)
高原的春天·····	云 峰 (29)
绿水青山·····	阎振中 (37)
公社小鹰·····	刘慧根 (55)
尼玛老师·····	颜维华 (63)
勇敢的鹰·····	冯 颀 (71)
老 兵·····	张 平 (81)
战 友·····	达瓦其美 (89)
桥·····	康 杰 (96)

笔 和 箭

黎 愚

(一)

年楚河畔，一匹快马奔进克加村。通讯员跳下马，把一张大红请帖送给扎西大叔。正在开会的扎西大叔粗略地看了一遍，便当众朗读起来：

“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，检阅十年来的巨大成绩，特请克加生产队为庆祝大会举办一期专栏。内容自己选定，五天之内完成。——县革委会庆祝大会筹备办公室。”

克加村是全县有名的文化村。民主改革初期，全村识字人数不到百分之五。克加人民在政治上获得翻身以后，在文化上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克加村的识字人数增长到了百分之八十。他们不仅能写诗绘画，还会写批判文章，出大字报专栏。这次县里交给出专栏的任务，并不是毫无根据的。

大红请帖在社员中传来传去，一个个喜笑颜开，象一桩大喜事降临，感到十分地光荣和骄傲。许多双热情的眼睛望着扎西大叔，象战士接受战斗命令，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

扎西大叔是六十多岁的人了。他是克加村第一批学文化的积极分子，又是老党员。自从他担任党支部委员的工作以

来，特别注重培养年轻一代。他嘴里经常讲：“要作革命文，先当革命人。”眼前，他看到许多青年人掌握了文化，思想进步很大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但这次写文章的任务交给谁呢？他心里已有了一个底。对于一些初次上阵的新兵来说，这正是一次锻炼他们的好机会。想到这里，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，不自觉地落到下乡知识青年格桑身上。……

格桑是一个钳工的女儿，长得秀丽英俊，一双乌黑的大眼，流露出一种聪明伶俐的光芒。她生在城市，长在城市，显得有点娇气和天真。从她插队落户以来，表现是很不错的。她热爱学习，热爱劳动，贫下中农都喜欢这个姑娘，特别是她喜欢唱歌，整天象小云雀一样叫个不停。现在，她正担负为庆祝大会排练文艺节目的任务。

当她发现扎西大叔在看着她的时候，心里感到写篇把文章没个啥，但用藏语移植革命现代京剧的排练工作，却出了一些麻烦事，心里烦躁不安。

扎西大叔看出格桑情绪的变化，也明白了几分。他将庆祝大会的各种准备工作安排妥当之后，特别落实了这次办专栏的任务。最后，他宣布散会了。社员们纷纷走出会议室。接到任务写文章的社员，一出门，就象离弦的箭一样，欢欣而迅速地奔回家去。格桑刚要出门，被扎西大叔叫住了。

“格桑啦，等一等！”

“嗯！大叔，有事吗？”格桑姑娘停了脚步。

“坐下来吧！有事跟你谈一谈”。

格桑坐在扎西大叔的对面，静候着大叔开口，看看是交什么任务给自己，然后，……过了一阵，大叔没说话，正在往指甲上倒着鼻烟。

“大叔，什么事呀？”

“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他吸了一口鼻烟，望了望格桑，用很关心的口气又问了一句：

“肩上的担子重吗？”

格桑一听，引起了心中的烦恼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唉！我正要向你汇报呢！”

“不用了，我已知道了。”他接下去说道：“我想，担子重一点好，可以练练翅膀嘛。格桑啦，近来，我看你忙于赶排文艺节目，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松了。可不能因为工作忙就不学习理论。”

格桑没想到大叔要批评她。她的脸唰地一下红了。一种委屈的情绪涌上心头，真想在大叔面前诉诉苦，谈谈自己是如何认真工作，如何遇到了不少困难，如何忙得不可开交……她想到这里，鼓起勇气，正要开口，不料，扎西大叔又说话了：

“格桑啦，你的头脑里要有了党的基本路线，就对一切都清楚了。山谷里刮风，河面上才翻浪啊！”

格桑点点头，觉得大叔的话象一盏酥油灯，一拨就亮。她好象懂得了什么，但又不十分清楚。无论如何，大叔的话是正确的。她又一次拿出勇气，要求大叔交给她新的战斗任务：

“大叔，你布置写文章，为什么没有我呢？”

“有你，而且是一篇重要的文章。”

“什么重要文章？”

扎西大叔的心情有点激动了。他十分慎重而严肃地从怀里掏出一支笔来。啊！一支笔！那是一支又陈旧又低劣的进口圆珠笔。扎西大叔站起来，抚摸着这支笔，双手颤抖着交

给格桑，同时，深情而沉重地说：

“把这支笔拿去吧！我要你为庆祝自治区成立十周年，为咱们的克加村，编写一篇贫下中农占领文化阵地的大文章。”他又补充说：“这一期庆祝专栏，你就担任总编辑的任务吧！”

格桑看到这种情况，心里有些茫然。她顺口说到：

“大叔，我有一支新买的自来水笔。你那只又旧又破的笔，我不用了！”

一句话，象刺痛了扎西大叔的心。他两眼瞪得大大的，望着格桑，许久没说话，好象他不认识眼前的格桑姑娘似的。格桑姑娘认为大叔误解了她，又补充一句：

“大叔，你布置的任务，我坚决完成就是了。”

扎西大叔没说什么，把笔收了回来。他深情地拿着笔，又抚摸了一阵，把它珍藏在胸襟的怀里，象在怀里放进一个婴儿似的。

门外，一阵风吹来。会议室的窗帘被风吹得呼呼作响。……

(二)

第二天傍晚，格桑姑娘急匆匆地赶到扎西大叔家里。她为自己昨天刺伤了大叔而十分懊悔，工作一完，就跑到大叔的小屋里。扎西大叔不在家。大叔的老伴卓玛阿妈告诉她，大叔去给文艺宣传队员做工作去了。

卓玛阿妈把她让到屋里，给她倒上一碗酥油茶。格桑冒冒失失地端起小木碗喝了一口，把碗一放！……卓玛阿妈

“啊！——”了一声，提醒她说：“小心点，别弄脏了你大叔的宝贝儿！”格桑这才注意到自己把茶水溅到桌上的藏文报角上了。她仔细一瞧，发现藏文报的通栏标题是：《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》。上面还有许多大叔用圆珠笔划出的圈圈道道。在茶几的角落上，放着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一本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。格桑姑娘看到这里，心中肃然起敬，感到扎西大叔就是了不起啊！她问：“卓玛阿妈啦，大叔成天工作忙，有时间读这么多的书吗？”

卓玛阿妈说：“唉！别提了。你大叔读书，都是在夜里开会回来以后读的。你看他，头发胡子都快成了山上的白雪了，可学习起来还跟小学生一样认真。”

格桑同意地点了点头。

阿妈继续说下去：“你大叔讲，咱们翻身农奴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，文化上获得了翻身，多读一点马列主义、毛主席的书，就能多为革命出点力，保卫咱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啊！”

一席话，说得格桑姑娘心里热乎乎的。她下决心要向大叔学习。这时，她想起了大叔的批评，想起了自己刺伤了大叔……心头感到十分难过。她向着卓玛阿妈不安地说：“大叔真是人老心更红。可我，我对不起大叔，昨天……”

卓玛阿妈笑了：“傻丫头，你大叔才不计较这个咧，他的心，一头扎在培养你们这些年轻人身上去了。”说着，她拿出一篇写得歪歪斜斜的藏文稿，交给格桑姑娘。她很腼腆地说：“这是你大叔那天回来布置我写的专栏稿。我呀，比你大叔差远了，写得很不好，你多改改。啊！你大叔说，这

样做是对你的工作的支持啊。”

格桑听完阿妈的话，又激动，又感谢。她更感到这是党和贫下中农对自己的培养和爱护啊。顿时，格桑姑娘的眼里闪射出坚定的光芒，浑身有一股子力量在驱使着她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她再也坐不住了，想起专栏的稿子还差几篇，争取内容充实一些，题材广泛一些，还需特约一下才行。她忽地站了起来：

“阿妈啦！我走了！”

卓玛阿妈送她到门口。她一甩小辫，就走了。卓玛阿妈在她身后喊：

“天黑了，小心点……”

天，的确是黑了。四周静悄悄的。阵阵微风从山沟里吹来，吹着格桑姑娘发烫的脸庞。她显得十分兴奋。刚过了小桥，她便一边走，一边唱了起来：

“草原上升起红太阳，
毛泽东思想闪金光，
人民公社红旗迎东风，
翻身农奴喜洋洋。

啊！……啊！……”

当格桑姑娘唱得正起劲的时候，路旁的矮树丛中钻出一个人来，把格桑吓了一跳。格桑姑娘镇定了一下，立刻大声喝道：

“谁？”

“嘿！嘿！是我呀！我是云登。”云登马上转了音调，用奉承的口气说：“格桑啦，你的歌声真美呀，简直会羞煞爱唱歌的百灵鸟。”

格桑一见富农云登，听了他的奉承，心里十分反感。她立即训斥道：

“少来这一套！你黑夜里出来干什么？”

“嘿！嘿！我在水磨上磨糌粑，忘了一件东西，回家去取。”他见格桑没再吭声，便乘机说道：“你辛苦了，回家去吧？咱们同路，同路。”

这个富农云登，原是大差巴^①，曾当过谿堆^②的管家。后来，见经商有利可图，兼做羊毛生意，有时，也给谿堆办点事。民主改革时划为富农。这个人惯会反动阶级当面是人，背后是鬼的两面派手法，还会舞文弄墨，耍点小聪明。

格桑径直朝前赶路，云登跟在后面，伸长脖子讨好地说：

“格桑啦，专栏稿收齐了吧！看，你为大家可忙坏了。”

“收齐没收齐，用不着你管！”格桑顶了一句。

“唉！这都是公事嘛。我想，办专栏是个麻烦事，内容要新，题材要广，还要有点艺术，嘿！嘿！”

“艺术，你懂个啥？”格桑心里讨厌他，刚才唱歌的一股高兴劲，已被他破坏完了。当云登提到“艺术”时，也就随便地反问了一句。

云登见有机可乘，早想在专栏问题上插一手，岂可轻易地放弃时机：“艺术嘛，艺术。我，嘿！嘿！还是懂那么一点点。比如说形象呀，比喻手法呀！还有神话性的故事呀……”他东拉西扯地胡诌了一阵。

格桑心里正愁着专栏的内容不新，题材不广，一听云登讲到神话故事，倒觉得有点新的启发似的。暗自盘算着如何

弄得丰富多采一点，扎西大叔就会更加满意的。想起题材问题，也就随便说了一句：

“神话故事都是封建性的内容多，好的太少了。”

“不少！不少！”云登赶忙接话道：“如果你不嫌的话，我倒有二则神话故事，供你选一选。不过，专栏上不要落我的名就是了。”

格桑动心了。她觉得不落富农的名，这倒是对的。为什么不可以拿来看看呢？如果不好，不用就行了。她便开口说道：

“可以，先给我看看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我为你早就准备好了的。”云登进一步讨好，顺手从怀里取出一卷藏文稿，交给格桑。

格桑伸手接藏文稿的神话故事，心里犹疑起来。她好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，但又感到这是为工作着想。何况……云登猜出格桑的心意，便使劲往她手里一塞，假装不高兴地说：“放心吧！难道在这一点上，我还会搞什么破坏吗？”

藏文稿终于到格桑手里了。云登象小偷一样从格桑身边急步走过去，一面点头一边说：“格桑姑娘，再见了，嘿！嘿！”不一会，他那又瘦又长的身影，便消失在黑暗之中了。

(三)

中午的阳光烤得人火辣辣的，整个院子里更加明亮。院子中间坐着一老一少，旁边，几只小羔羊正在母羊肚子下吸吮着甜甜奶汁，不时地伸出头来，发出“咩——咩——”的叫

声。

扎西大叔动火了。他手里拿着一卷藏文稿，心情十分沉重，银白色的胡须也因过分激动而颤抖。格桑坐在他面前，低着头在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地哭泣。看样子，扎西大叔对格桑姑娘的批评还不轻啦！

“哭什么呀！错了就改嘛！”

“我不知道呀！……”格桑说完，又哭了起来。

卓玛阿妈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两件东西，对着老头子说：“是呀！她不知道，应该让她知道，知道。可是，你呀，对年青的丫头，要耐心点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把手里的两件东西递给扎西大叔。

扎西大叔一见这两件东西，火气消了一大半。一种悲愤的感情占据了整个心。他的心好象飞到二十多年前的克加村。他扶了一扶格桑姑娘，叫她擦干眼泪。坐得端正一些。他拿起那一支又破又旧圆珠笔，慢慢地对格桑说道：

“孩子！别看不起这支圆珠笔，这是你大叔斗争得来的啊！”

扎西大叔眼睛里闪射出仇恨的光芒，向她讲起了一段悲惨的往事：

那是解放以前的事了。……

羊羔生下有把草，马驹出世有个圈。扎西一生下来却是一身父母欠下的债务。孤苦的小扎西从小就成了谿卡^③里的奴隶，起早摸黑地给谿堆老爷干活，先是拔草、喂牛、拾粪，继而放羊、盖房、赶驮牛。吃的是发霉的豌豆糌粑，住的是三面透风的牛羊圈。终年当牛做马，哪里得到过什么报酬。在小扎西长到二十岁那年，管家云登一时高兴了，走过

扎西身边对扎西说：“小子！好好干，再加把劲，你的债就还清了，你就自由了。”

八年以后，扎西认识了附近俄洛村的奴隶卓玛姑娘。藏历新年的前夕，扎西用草灰水把鸡窝似的头发洗了一遍，掸去满身的尘土，带着卓玛，高高兴兴地给管家报告说：“我该自由了。我们要结婚啊！”

云登管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：“你发疯了！欠的债还早呢！”

扎西壮了胆子，大声问道：“到底欠了多少债？”

管家气得脖子也粗了，他拿出一本账来，向扎西面前一摔：“你看吧，这上面写得明明白白。”扎西一把抓起账本，翻了一翻，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象蛇一样的东西，一些圈圈点点变得越来越大，最后，变得和管家发怒的眼睛一样，象是一口要把扎西吃掉似的……

唉！罪恶的封建农奴制度，农奴连人身自由也没有，哪还有识字学文化的权利啊！可是，这一次，扎西也有收获，他在与管家面对面的斗争中，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知道了他阿妈欠下的债务是四十克粮食，他现在拚死拚活劳动，每月的报酬是四升青稞。……

回到破土屋里，扎西破天荒地削了一支笔，立了一本自己的账。他用石末拌合着锅烟灰，按月在墙上画四个圈，代表四升青稞的收入。满二十个圈就划一条粗粗的线，说明凑满了一克之数。这样，年复一年，土墙画满了圈线；他又决心学数目字，把墙上的账目抄写在一张破旧的藏纸上。扎西把账本看了又看，算了又算，直到他认为偿还母亲欠下的债务已绰绰有余时，他勇气倍增，拿起笔和账，又带着卓玛找

管家去了。

刚走上管家住房的楼梯，正碰上谿堆老爷从远处回来，管家正在向老爷报告收支情况。他们一见扎西来了，把袖子一甩，捂着鼻子问道：“干什么来啦？”

“算账！”

“跟谁算账？”谿堆还有点莫名其妙。

“跟你！”扎西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。

谿堆吓了一跳。直到管家点头哈腰地讲了一阵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谿堆哈哈大笑，顺口说道：“好啊——算吧！”他故意把声音拖得长长的。管家也摆出一副真要算账的样子。

“算就算！”扎西生来就是硬汉子，他一点也不怕他们。他拿出藏纸和一支竹笔，当着谿堆的面，向他们清算了一笔相当大的剥削账……他们望着扎西激昂的神情，清楚的账目和流畅有理的质问，惊得目瞪口呆了。谿堆做梦也想不到，一个农奴会有这么多智慧，这么坚强的毅力，居然掌握数学和文化！……唉！太可怕啦！云登管家也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，他没有想到十多年前的一句戏言，居然在农奴身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，惹下这么一场祸来。

过了好久，谿堆狞笑起来。他抓来一张白纸，从怀里取出一支进口的圆珠笔。啊！那支圆珠笔还是新的呢！他在纸上胡乱地写些什么，画些什么，只有鬼才知道。写完之后，把纸条交给管家，袖子一摔，朝内屋里走了。

管家很领会主子的意思。他抓起扎西手里的竹笔，一折两断，扔下楼去说：

“没有学问的人，竹笔比箭还长！一句话，你的账不

顶用，欠的债务是五千克！不信，你看看老爷是怎么写的，怎么算的！”

扎西已经识透了他们的鬼花招，剥削阶级从来就是最野蛮最不讲理的。扎西知道，跟他们再也没有必要争辩。他一把拉着卓玛，气昂昂地走下楼来。楼下，被他们折断的竹笔，正躺在阳光下发亮。扎西急步上前，拾起这支心爱的笔，愤愤地说道：

“总有一天，笔！是会掌握在我们手里的！”

……

扎西大叔讲到这里，非常激动地拿起一个长条的布包，细心地打开，从布包里取出了那支被管家折断的竹笔，交给格桑姑娘。同时，他又举起那支又破又旧的进口圆珠笔，爽朗而自豪地说：

“笔！无论是什么笔，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了。”

格桑姑娘这才明白了上次刺伤扎西大叔的原因，她不觉心头发热，鼻孔发酸，一转身，一头扑在卓玛阿妈的怀里哭了起来。

扎西大叔看到这种情景，万分感慨地说：“哭什么！是党和毛主席解放了我们，我们农奴才有今天啊！格桑啦，你想想，农奴主阶级失去了他们的一切，也失去了笔，他们能甘心吗？过去，他们用皮鞭，监狱专我们的政，也用这支笔专了我们的政！今天，他们没有笔了，可他们是妄想用你手中的笔，再来专我们的政，达到他们复辟旧制度的罪恶目的。你手中的两篇反动神话故事，不正是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吗？……”

格桑姑娘听到这里，从阿妈的怀里抬起头来，走在扎西

大叔面前请求着说：

“大叔啊！我错了！……我请求你把那支圆珠笔交给我吧！我一定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的教育和培养，不辜负大叔对我的深刻的教育。我要用这支笔，对他们，对封建农奴主阶级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！”

扎西大叔听了格桑的话，心里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放心。他向卓玛点点头，他们会心地笑了。卓玛从大叔手里拿过那支圆珠笔，十分庄严地交给格桑姑娘说：

“拿去吧！要记住教训，用它好好地战斗！”

格桑姑娘端端正正地站着，从阿妈手里接过这支笔。这支笔的份量不轻啊！说它重，重千斤。它是一代受苦人民的血泪凝聚而成！它是斗争的胜利品啊；它是新一代革命接班人战斗的武器！它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缺少的利刃啊。它！绝不能丢失；它！必须牢牢地紧紧地攥在人民手中。

（四）

格桑姑娘担任“总编辑”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。这时，她坐在扎西大叔的家里，阅读着几天来社员群众写的专题文章。这些稿件是写在千差万别、五颜六色的纸张上面，可都是一些慷慨激昂，铿锵作响的文字。有的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；有的联系阶级斗争实际批林批孔；有的写学习革命理论，促进安定团结；有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，反修防修。几个民兵还联名写了一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论文章……这些文章，没有漂亮的词藻，都有充分的说理和战斗的豪情。格桑读着，读着，象一场春雨洒在心上。

她思绪起伏，感慨万端。……

卓玛阿妈抱着酥油壶推开门进来，她站在格桑面前抱怨地说：“我说格桑姑娘啦，怎么光知道工作，忘了吃饭啦，累坏了身体，我可完不成你大叔交给我的任务。”

格桑调皮地从卡垫上蹦起来说：“是！我保证让阿妈胜利完成大叔交给的任务。”说完端起了酥油茶杯。

卓玛阿妈拿起格桑放在桌上的那支又破又旧的进口圆珠笔，用围裙轻轻地擦了又擦，倍加爱护。

格桑注意地看着卓玛阿妈的举动，深情地说：“阿妈啦！这支笔，对我的教育可深啦！”

阿妈眼望着笔说：“这支笔，来得可不容易啊！这是你大叔几次从阶级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啊！”

“几次，是夺过来的？”格桑不解的问道。

“是啊！”卓玛阿妈一面让格桑吃饭，一面继续着这支笔的故事：“民主改革时，你大叔什么东西也不要，就坚持要这支笔。你大叔用这支笔，为咱贫下中农学文化，写写算算；用这支笔规划和改造克加的河山。可是云登他人还在，心不死，做梦都想把这支笔夺回去。”

“有一次，那是在一九六五年，克加村筹办人民公社，当时，扫盲工作刚结束，能够任会计工作的人还很难找到。你大叔又因关节炎病重住院。临走前，他把这支心爱的圆珠笔交给生产队长说：‘公社刚成立，咱贫下中农可要把好会计这一关！’随着生产的发展，会计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了。队长急得没有办法，只好叫云登帮忙。云登接过账本和这支圆珠笔，得意地笑着说：‘这支笔又回来了！’这事被你住院的大叔知道了。他拄着拐杖，忍着关节疼痛，步行三十多里路